



给每个曾在大大蓝天下，
单薄对抗世界！

青春「犄角」成长录
史上最悲怆的

一场误枪意外，三人命运逆转。
她是爱中陶偶，怎样在他的怀抱里重遇出生天？
初以为生命是一场华美盛宴，走至尽头，才发现无法到达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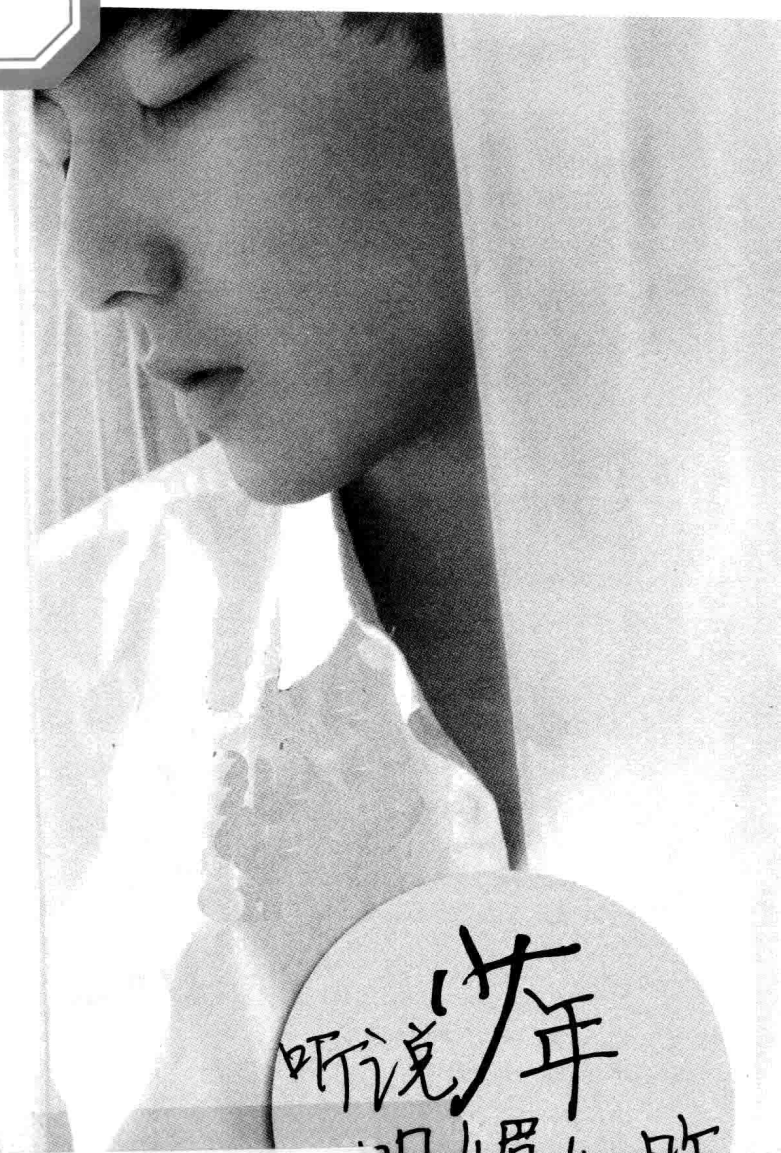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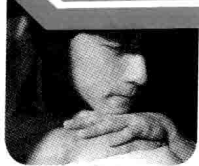
虐恋王牌作家短发夏天倾城回归
再续《北极星下落不明》 飘泪经典！

这世上那么多爱情，
没有一种能抵达，她笔下的浓烈决绝。

少年
听说
明媚如昨



短发夏天 著



听说少年
明媚如昨

短发夏天 著

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听说少年明媚如昨 / 短发夏天 著. -- 北京: 光明日报出版社, 2012.5
ISBN 978-7-5112-2356-2

I. ①听… II. ①短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075517号

听说少年明媚如昨

著 者: 短发夏天

出 版 人: 朱 庆 终 审 人: 孙献涛

责任编辑: 庄 宁 责任校对: 张 翀

封面设计: 何 鹏 责任印制: 曹 净

出版发行: 光明日报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东城区 (原崇文区) 珠市口东大街5号, 100062

电 话: 010-67078247 (咨询), 67078945 (发行), 67078235 (邮购)

传 真: 010-67078227, 67078255

网 址: <http://book.gmw.cn>

E-mail: gmcbs@gmw.cn zhuangning@gmw.cn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洪范广住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

印 刷: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装 订: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开 本: 880×1230 1/32

字 数: 210千字 印 张: 9

版 次: 2012年5月第1版 印 次: 2012年5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12-2356-2

定 价: 21.80元

第一部分 雨

001

大朵大朵的积雨云从东面飘了过来。天空黑压压一片。
傍晚的风如同匕首一样刺穿了我们心底最柔软的部分，露出铮铮白骨、血淋淋的肉，色彩褪去，每一个人都面目可憎。
我拉着晴朗的手，像是走在地狱尽头。
我想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再也没有办法跟这个世界好好地相处。

第二部分 多云

029

贫穷像虫子一样折磨着我，啃噬着我的五脏六腑。
我想迟早有一天，我要过上很棒的生活，让每个人都羡慕我、嫉妒我。
我和晴朗身处其中，再也不会过辛苦的日子。
那一天迟早都会来的，我相信。

第三部分 晴

053

爱情出现得猝不及防，让我毫无招架之力。
也许这就是所谓的缘分，即使是在最平淡无奇的路上，也会遇到电闪雷鸣一般的感情。
很久以后当我轻念“love”这个词，脑海中满是那些温柔的细节：寂静的午后，冬日的阳光穿过树枝在地面留下斑驳的影子。
我与唐诺两两相望，却几乎一句话都不曾说。
不用说，彼此都明白。
那0.01秒，足够我珍视半生。

听说少年
明媚如昨



第四部分 雾

075

因为我总是觉得，从今以后无论遇到怎样的状况，唐诺都会在背后默默地支持着我，他就是我的底线和港湾。当我需要他的时候，他总是会在那里。
我寡淡的人生，到了这一年终于发出光亮来。
也许并非是那么耀眼的光，但还是让人心生希望。
有时候我甚至想，也许我之前遭受的一切，无非是为了遇到他，然后爱他。

第五部分 风

099

曾经我们都幻想会有一双大手将我们从泥潭中拉出，清洗我们的凌乱和不堪，带我们去遥远的地方。
路途也许并不是那么顺利，但是没关系，只要我们都足够坚信，就一定能够到达丰沛之地。
在那里我们再也不会悲苦，亦不会落泪。

第六部分 雨

127

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，唐诺的誓言就成了我的信仰。
它指引着我走向一个连自己都不太确信的方向。
遇到困难时我就想，这是我通往极乐的必经之路。
唯有经历这样的磨难，我们才可以抵达终点。
只是我希望，那终点不要太远。



第七部分 沙尘

147

总有那么一些人，无论待你多好，愿意为你付出多少时间与精力，你都没办法爱他们。
而另外有一些人，你甚至不明白自己在他们的生命中算什么，却也没有办法将他们从你的脑海中抹去。
他们就像是用钉子嵌在你的心里一般，你再用力也拔不掉。
也许不久之后，那些钉子脱落了，你终于可以解脱，却发现他们曾经存在的位置上有许多洞，你再也没有办法填满。

第八部分 雪

169

细小的雪花，轻飘飘，晃悠悠地落下来。
我第一次看到雪，那洁净的小羽毛，如同天使一样亲吻大地。
我看呆了，眼角还挂着眼泪，就那样痴痴地靠着窗户望着外面。
一片，两片，三片……
世界变得格外寂静，所有的声音都退去，困难和不幸也退去。
时间静止，这一刻仿佛永恒，一切都不存在，没有过去，也不会有未来。

第九部分 风

193

外面是北京春日，风呼啸着从小巷中窜过，如同猛兽一般。
这样的风声会让人缺乏安全感，仿佛一不小心就会被带去陌生的地方，独自一人面对那些不知道的东西。
送走了韩放之后我去找晴朗，我们两个人在校园里散着步，晴朗紧紧地挨着我，这一年他已经比我高了，但还是很瘦，头发短短的，依然是青涩少年的模样。

第十部分 雨

215

忽然下起雨来，是春天的第一场雨。
北京的雨，不是那么干净，夹杂着泥土的味道。
一滴，两滴，干燥的大地如饥似渴地吮吸着。
我看着前方，这是清晨的北京，宽阔的街道，马路两旁是高大的树木，叶子随着晨风摇摆。
几只脚慢慢地走了过来，有人蹲下来望着我，轻声地说着什么，但我什么都听不到。

《等待告白的伊能真屿》精彩试读

235

第一部分 雨

大朵大朵的积雨云从东面飘了过来，天空黑压压一片。
傍晚的风如同匕首一样刺穿了我们心底最柔软的部分，露出铮铮白骨、血淋淋的肉。色彩退去，每一个人都面目可憎。

我拉着晴朗的手，像是走在地狱尽头。
我想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再也没有办法跟这个世界好好地相处。

听说少年
明媚如昨





我们的母亲在我们八岁那一年去世。

我们——我，叶明媚，以及我的弟弟叶晴朗，一对双胞胎。二十一年前我们从同一个子宫内相继爬出来，降临人世。晴朗比我晚了一分钟，但更为顺利一些，据说是因为我在他之前，已经将道路铺顺了的缘故。晴朗自出生时就很乖，不哭不闹，护士担心他有什么问题，用力拍了他一巴掌他才发出声音来。

那天下着大雨，6月，南方小镇已然是酷暑，难产和身体的虚弱狠狠地折磨了我的母亲，她一个人爬到医院里，一个人面对生命的诞生，事后又一个人去缴医药费，一个人带着我们离开。她是一个坚强的女人，那一年她不过十九岁，应该还是个孩子，却义无反顾地将我们生了下来。

未婚生子，在那个时代是伤风败俗的事情，小镇是没办法待下去了，于是她带我们来到了城市，在城郊租了一间很旧的房子安顿下来，同时做点小生意维生。供养两个孩子并不是件容易的事，但她还是有办法把我们照顾得很好。回忆童年，固然我们很穷，然而并非不幸福。我的母亲是一个很懂生活的人，最简单的菜也可以做得很可口，家里也总是干干净净，同时她知书达理，会讲故事给我们听，教会我们最基本的做人道理。

她尽量让我们生活得体的，每逢节日，即使欠着房租我们也会有新衣服穿；本城开第一家麦当劳时，她便带着我们去吃。如今已经沦为中国最大的公共厕所的麦记，在那一年多少人将之视为豪华午餐，店铺门口停着不少好车，穿着簇新的小朋友挤成一团，我的母亲左手牵着我，右手牵着晴朗，不卑不亢地从人群中走过。我清

楚地记得那一天，她穿着一条淡蓝色的连衣裙，裙摆像伞一样打开，镜子里的她看起来还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女孩，扎着两条辫子，尾部蓬松地搭在胸前，甚是好看。

“哟，这是你弟妹吗？好漂亮的双胞胎！”有妇人打量着我們看。在路上，我們常常收获这样的评价。但我的母亲回答：“不，他们是我的孩子。”

那妇人愣了一下，很快又恢复那种恭维的神色：“您保养得真好，一点也看不出来。”

我母亲淡淡一笑，带着我们离开。

能够拥有这样一位母亲，对我和晴朗来说，有没有父亲便不再是那么重要的事了。

到了入学的年纪，母亲将我们送去附近的学校念书，自己则整天忙来忙去。她身兼数职，每天很早起床去市场进一些新鲜的蔬菜水果来卖，中午回家做饭，同时接了一些缝补衣服的活来做，傍晚又是一个销售高峰，一大群妇女坐在桥头叫卖，我母亲不，但她会把蔬菜洗干净，整齐地摆放在席子上，引得过路人来看。她卖菜都比别人有姿态，一到六点准时收工，无论有没有赚回本钱，都要确保我和晴朗能准时吃饭。穿堂风从巷子里呼啸而过，我和晴朗坐在旧沙发上看动画片，她在厨房里洗洗切切。那是我一旦回忆起来，就会立刻平静的好时光，我们一家人相亲相爱，简单温暖，从未缺过什么，也从未抱怨过什么。

然而命运并不怜悯我们，它就像一个无恶不作的无赖，看到哪里平静，就伸手拨弄一下。之于它这如同游戏，之于我们却是天塌地陷式的灾难。1998年10月23日，它带走了我们的母亲。那一天是



霜降，但南方依然闷热躁动，天上的云纹丝不动，时间定格，仓声响起。

从此世界崩塌，巨厦轰然倒地。

2

1998年10月23日，晴天。傍晚的天空被夕阳染成霞紫，如同梦幻般瑰玮。下课铃响起后，我和晴朗整理书包，一起走出学校。我们所在的学校离家不到一公里，很近。刚入学那年，我的母亲同其他人一样，每天站在学校门口来接我们，但没几个月我们就认得路了，开始自己回家。母亲总是嘱咐我：“照顾好晴朗，路上不要乱跑，知道吗？”

因为那一分钟的时间差，我当然要照顾晴朗，但我从来没有跟她说过，其实我是个路痴，记得路的是晴朗，他总是用很小的声音说：“这里要拐弯了姐姐。”

八岁那年我们一样高，但走在路上我还是习惯在前面一点。我们总是手拉着手，我一直觉得晴朗的手比我的好看，手指白白的、细细的，柔若无骨似的。小时候晴朗有点呆滞，反应也慢，但比我乖巧很多。他有一双异常好看的眼睛，漆黑、明亮，犹如一个小宇宙，里面装载着星尘与光。假使我与晴朗留同样的发型，我想我们两个不会有任何不同，唯独那双眼，是晴朗最独特的地方，他的眼睛比我大，也更圆一些。

我们去母亲常摆摊的地方，这一天却没有看到她，问旁边的阿姨，她说：“你们的妈妈好像去银行了。”

去银行干什么？我们没问，只是致了谢，转去银行的方向。西街有一间不算太大的银行，我们走到那时看到许多人围在那里，附

近停着几辆警车。我和晴朗一愣，费力地钻进人群，便看到了我们的母亲。

她站在银行门口，表情有些奇怪，侧对着我们，后半身被柱子挡着，只能看到一只手搭在她的肩膀上。人群里面围着一圈刑警，正奋力地阻挡看热闹的人群，而远处几个刑警正握着枪，或蹲或站地对准银行大门。我愣在那里，根本不明白发生了什么，这时晴朗大叫：“妈妈！”

同一时间，枪声响起，我看到我们的母亲眉毛皱了一下，接着身体朝前倒去。

后来的这些年里，我总是一再地回忆起那一幕：尖叫着散开的人群，暮色的天空，尖厉的枪声。我和晴朗目瞪口呆地站在原地，看着我们的母亲倒了下去。只不过是一秒钟的事情，在记忆里却被无限地延长，那一秒变得无比缓慢、寂静。临终前她一定是听到了晴朗的叫声，她朝我们转过头来，眼睛里是无限的温柔和幸福。她费力地动了动嘴角，像是抽搐，又像是微笑。接着她眼里的光开始暗淡，没多久就像一小团火苗一样彻底熄灭。

多少年过去了，这个画面在记忆里已经退去了所有色彩，变得灰暗而陈旧，声音也不复存在，如同一张老照片，充满了颗粒状的哀伤。我望着它，望着幼年的自己与晴朗，始终没办法忘记。

一双双脚从她身上跨过，将她留给我们的最后的容颜分割成了碎片。再向上一点，她的额头上，鲜血正从一个黑糊糊的小洞里涌出来。

“妈妈！”我和晴朗一起向前跑去，却被一双大手突然抱起，一个警察粗鲁地说：“你们不许过去！”



“你放开我，我要去找我妈妈！”我用力地踢他。

“现在不许去！”他费力地阻拦我们，很明显，他很清楚我们的母亲是谁。那边警察和劫匪已经展开激烈的交锋，这边他抱着我们快步地走到警车里，将我们放下，说：“你们不要乱动，在这里等一下。”

他的眼神机敏且严肃，像某种野生动物，令人畏惧。说完，他便把车门关上，那是辆专门押送囚犯的警车，驾驶座与后面隔开，只有一扇小窗户可以看到外面。我们趴在车窗上看着他渐渐地走远，而我们的母亲与我们隔着至少五十米的距离，行动已经接近尾声，警察很快制伏了犯人，医护人员在我的母亲周围跑来跑去，没多久，她被他们抬走了。

这便是我们最后一次见到她。

3

那天夜里，天开始下雨。绵绵的小雨如同细针一样洒落下来，警局里人来人往，我们被关在其中一间小屋子里，听着外面繁忙的脚步声。我和晴朗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，但我们两个都在发抖。晴朗被吓坏了，目光呆滞，一直盯着前方的一片空白区域看。我小声唤他：“晴朗，晴朗。”

他半晌才转过头来：“嗯？”

看到他的表情我简直想哭，但我知道我不能哭，因为后面还有更重要的事等着我们。

不久后有个年轻的女人推开门，她穿着警服，十分娇小，长发扎成一个马尾，露出光洁的额头。她将一纸袋的食物放到桌上，问：“你们饿了吧，来，吃一点东西。”

她从纸袋里拿出汉堡和可乐，但我跟晴朗都没有接，我们只是睁大眼睛看着她。她于是解释说：“你们妈妈是人质……也不完全是人质，她不该出现在那里……开枪的人一开始不是要打她的……”

她有点慌张，说到这里拿出可乐兀自喝了起来。晴朗忽然小声问：“她死了吗？”

“什么？”她转过头来。

“她死了，对吗？”晴朗的声音越发微弱。

她没有回答，但在那个时刻对我们来说，沉默就已经是答案。我紧紧地抓住晴朗，转过身去抱住他，生怕一不小心就哭出来，晴朗却依然身体僵硬，面无表情。

这时另一个刑警推门走进来，那是韩放，1998年的10月，他开枪打死了我的母亲。四年后我十二岁，第一次与韩放吵架，一遍又一遍声嘶力竭地冲他尖叫：“是你杀了她！是你杀的她！”

他颓丧地站在那里，低着头，不看我。那时他已经略显老态，才三十岁的年纪，看起来却如同四十。但1998年他还是很年轻的，穿着合身的制服，因为刚进行完激烈的行动，衣服有点皱。他像所有的警察那样留着平头，有一双严肃而敏锐的眼睛，他看着我们，很久都不说一句话。旁边的女刑警跟他说：“他们都不肯吃东西。”

“你先出去吧。”韩放对她说。

她迟疑了一下，还是走了出去。

房间里终于只剩下我们三个人，他拉出椅子坐了下来，酝酿了很久才说：“你们的妈妈做了坏事……”

他当我们是三岁小孩，我问：“什么坏事？”

“抢劫银行，有她的份。”他沉吟道，停了一会儿，又说，“她只是负责把风，不是什么大罪，不过……”



“那个阿姨说有人开错了枪。”我说。

他抬头看着我们，如果说之前他的眼睛里还有杀气，到了这一刻也只剩下脆弱。我怔怔地望着他，想了很久才明白过来。

“是你开的枪。”我说。

他没有回答。

沉默降临在这个房间，如同石块一样巨大而厚重的沉默盘旋在房间的上空，压得我们都喘不过气来。我看着韩放，但他并不看我，只是低着头，用手撑着脑袋，显出一种很无力的状态。我看着他，喉咙里有无数话想说，却一句都说不出来。我紧紧地咬着嘴唇，克制着自己不去骂他。还有太多的问题我没有搞清楚，比如，我母亲为什么会出现在那里？比如，她为什么会参与抢劫银行这种事？比如，她计划了多久？难道她不明白这其中的后果吗？

比如，她究竟该不该死？

就在气氛如同凝结的冰块一样冷漠而压抑的时候，晴朗忽然发出一声很轻的呻吟，接着倒了下去。我尖叫：“晴朗！晴朗！”

韩放连忙走过来蹲下去，拍了拍晴朗的脸，又翻了翻晴朗的眼皮，然后拉开门朝外面叫：“卢梦瑶！”

先前的女刑警跑了进来，看到这一幕时愣了一下。

“你去备车，我们去医院。对了，绕开那些记者，我们从后门走。”他吩咐她说。

叫卢梦瑶的女刑警跑了出去，韩放走过来抱起晴朗，但我不肯松开他的手。他看着我，说：“先带你弟弟去医院好不好？他大概是吓到了。”

我不说话，他看了我半天，才说：“我不是故意要打死你们的母亲，对不起，但她犯罪在先，我也没有办法。如果你想打我、骂

我，都可以，但不是现在，现在你弟弟的身体最要紧。”

很奇怪他会用这样的语气跟我说话，仿佛在他心目中我根本不是个孩子。

后来我才明白，他并不只是这样对我们，他对每一个人几乎都这么冷冰冰的，根本不管别人能不能接受。但他讲了那一番话后我忽然觉得他是对的，当下还是晴朗最要紧，所以我松开了晴朗的手。他抱着晴朗朝外走，又回头对我说：“你跟我后面，无论谁叫你都不要理他们，知道吗？”——他指的是守在门外的记者。

我点点头，跟在他后面向前走。

4

我盯着韩放的背影看，他很专注地开着车，卢梦瑶坐在副驾驶座上，偶尔问他一些警局的事。这起事件带给她的影响不亚于我们，那一年她还是个新刑警，第一次见到这种情景，也吓坏了。韩放偶尔会安抚她的情绪，但更多的时候还是不动声色。

晴朗躺在我的旁边，我握着他绵软的手，偶尔他会叫我：“姐姐。”

“我在这里。”我说。

“我想回家。”

“一会儿我们就回去。”我把脸贴在他的额头上，韩放在后视镜里看了我们一眼，卢梦瑶忽然说：“原来你是大的那一个啊，他叫晴朗，你叫什么？”

“明媚。”我说。

“真是一对好名字，简单好记，是你们的爸爸起的吗？”

“我们没有爸爸。”



卢梦瑶怔了一下，又问：“那……其他亲戚呢？”

“也没有。”我说。

卢梦瑶发出一声轻叹，随即就不说话了。终于到了医院，韩汝将晴朗抱了出来，卢梦瑶则去挂号。因为穿着警服，所有人都让路给他们，这是我第一次见识到警察这个职业所带来的优待，也是从那个时候起，我开始讨厌这个职业，讨厌一切他们所受的尊敬和优待。

可能在心底深处我已经明白，无论我愿不愿意，我都被推到了“恶”的那一边。

我要如何接受“我的母亲是银行抢劫犯”这个事实？

好在晴朗没有什么问题，医生说他只是受到了刺激，挂点葡萄糖，睡一觉就好了。

我在病床前陪着晴朗，而韩放和卢梦瑶则陪着我。中途我趴在晴朗的床边睡着了，忽然被压抑的争吵声吵醒。我听到卢梦瑶说：“什么？这可不是件小事情，这两个孩子才八岁，你养到什么时候是头啊？再说现在养个孩子又不是养只猫那么简单，你才二十六岁……”

“我已经想了一路了，我还有点积蓄，拿去做点小生意，省着点过的话，应该没什么问题。”这是韩放的声音。

“做点小生意是什么意思？你要离开警局？为什么？”卢梦瑶的声音尖锐起来。

我听到韩放叹了口气，轻声说：“早就想了，你根本不知道这些年我是怎么过的。十九岁入职至今，我亲手击毙过三个人，加上今天这个，是第四个。每天晚上我都梦到这三个人，他们变成厉鬼，来向我索命。我无论如何也忘不了那三个人的面孔，他们跟普通人的长相没什么区别，没有那么凶残，也不是一看就令人讨厌

的类型。如果不是一时冲动犯了错误，他们也许会拥有虽不那么顺畅，却能勉强过得去的人生。甚至如果他们能活下去的话，也许就交了好运呢？但是我摧毁了这一切，让那些可能性都变成了零……”

“但你是警察，这是你的职责！”

“杀人就是杀人。”韩放说。

很久之后卢梦瑶才说：“好吧，如果你真的决定了，那加我一个，我家里还算阔绰，大钱没有，小钱还是不缺的……”

忽然有护士来查房，他们的话题就此终止，我闭上眼睛，假装什么也没有听到。

5

1998年的10月23日至25日，无疑是我人生中度过的最漫长的周末。晴朗醒过来之后韩放开车送我们回家，卢梦瑶熬了一宿，坐在副驾驶座上沉沉地睡着。我盯着窗外的马路，总觉得回家的路无比遥远。雨下了一整夜，终于停了，但天空还是灰蒙蒙的，空气里有些微寒意。

晴朗靠着我的肩膀，小声问：“姐姐，我们怎么办？”

怎么办？我也不知道怎么办，但我还是安慰他：“会没事的。”

“我想妈妈。”他说。

我握住了他的手，他乖巧地把脑袋贴在我的肩膀上，不再说话了。

假如时光可以退回去——不用多远，只需退一个星期，一切都还是平静的。在周末的早晨，妈妈会做很丰盛的早点给我们吃，然后她出去工作，我和晴朗在家里玩。晴朗喜欢看电视，我则喜欢看书。狭小的房间里，我总是边听着电视里的声音边看书，晴朗有时



候会被电视情节逗笑，而我会被书里的情节逗笑。我们发笑的时间和原因不同，但这并不妨碍家里充满欢声笑语。

晚上母亲回来会带着我们一起做家务，她很会教导小朋友，让劳动也变得有趣。比如她会指着电视屏幕说：“哎呀，这个人长了一个好大的痣！晴朗你快帮他把脸擦干净！”

晴朗就咯咯地笑起来。

晴朗虽然功课很好，但对于旁的事情却显得笨拙，他有一点自闭倾向，不愿意跟同学交往，又总是走神，所以大家也都不爱跟他玩。但是在家，他就很活泼爱笑，曾经老师让我们用“开心”造句，晴朗写的句子是：姐姐很开心，妈妈很开心，我也很开心。

老师说这个句子有点啰唆，只要写一句“姐姐很开心”就可以了，但晴朗说：“但妈妈不在就不开心了呀！”

如今妈妈真的不在了。

我把目光移到韩放身上，他是警察，也是杀人凶手。

车终于停了下来，下了车后我们才发现附近还停着许多警车。韩放走过去同他们打招呼，又朝我们这里看了看。附近的居民都围着我们窃窃私语，我和晴朗站在人群之中，如同动物园里的猴子一般。卢梦瑶搂着我们俩，小声地跟我们说：“一会儿就回家了，不要怕。”

那一年，卢梦瑶还是一个温柔可人的女孩，年轻、漂亮。做警察是她多年的愿望，但经历了这一切，她的勇气和信心早已被击垮。接着我们上楼，我从书包里掏出钥匙，打开门，看到熟悉的一切，那些桌子、椅子、窗帘以及落在地上的光。想到我们的母亲曾经在这里穿梭的情景，我忍不住转过头对卢梦瑶说：“你可以暂时